

蕉/窗/漫/笔

今天你是否会想起？

牟方根

元旦那天搬家，不经意翻到1995年大学毕业留影。看着照片上那些青春的脸庞，我不禁感叹：30多年前的我们，把最美好的记忆，定格在了自信的眼神里，定格在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里。同窗的你，今天你是否会想起？

亚同学，堪称同学中最励志的那一位。在我的记忆中，读大学期间，他便将对文学的热爱深植于心。那时，学校办有校报、建有校园广播站。利用课外、周末时间，亚同学争分夺秒地投入创作，并源源不断地给校报、校广播站投稿。于是，校报的铅字间常印着亚同学的姓名，校广播站的声音里总回荡着他的文稿——那些带着墨香与电波的篇章，就这样静静漫过整个校园，成为许多同学记忆里清澈的回响。

明江同学，与我同是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老乡。他人长得帅，被公认为“校草”，组织能力强，担任系学生会主席。他的眉目间浸染着三峡水土滋养的清朗，嘴角挂着笑意。他处事有如江石般的质地，需要决断或推动时，显出果敢、坚定。

系里举办迎新晚会，开场时音响系统突发故障。场下杂音四起，参与晚会组织的人员急得满脸通红。明江同学，不慌不忙地走上舞台，面向全场，亮开嗓子，便迅速化解了尴尬：“同学们，晚会正式开始前，我们利用十分钟的宝贵时间，请坐在前排的新同学们，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待新同学们青涩地介绍完毕，明江笑着接过了话头。他学着四川方言的调子，说小伙子俊朗是“行走的衣架”，夸姑娘灵秀是“画里头走出来的仙女”，赞嘴皮子厉害“像四川的麻辣烫，又烫又香，活色生香”，引得全场捧腹大笑，把气氛推向了高潮。在愉悦的氛围中，技术人员抢修好了音响。

贤文同学，来自四川西昌。读大学期间，我俩不但是室友，而且是睡上下铺的“兄弟”——我睡上铺，他睡下铺。无数个夜晚，我的床板就是他的“天花板”，我们就在这一板之隔间，聊理想，侃人生，也分享着青春的困惑与秘密。他熟悉我在上铺难以入眠时辗转反侧的节奏，我也听惯了他梦的呢喃。

贤文同学爱弹吉他。老狼演唱风靡校园的民谣《睡在我上

铺的兄弟》，仿佛就是为我们写的。一天黄昏，贤文同学抱着吉他轻轻弹唱起来：“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听着听着，我的眼眶不由湿润了，情不自禁地一把抱住他：“睡在我下铺的弟弟，这辈子，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那一刻，我们都知道，有些承诺比旋律更长久，有些兄弟比岁月更亲近。

大学毕业，我和贤文分别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庆万州、四川西昌工作。遥遥相隔，近两千里，却从未中断过我俩的情谊。打个电话，听筒里传来的声音总能时光倒流，逢年过节用短信互致问候，简单的字句里藏着无需言说的默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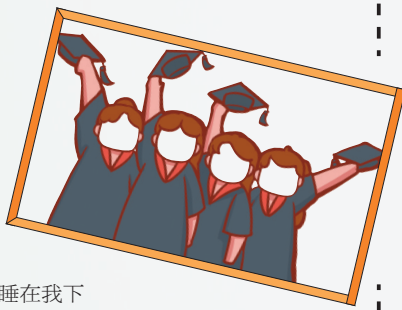
2015年，恰逢大学毕业二十周年，一场满怀深情的相聚在母校之畔的卫星湖景区举行，我有幸参与。看流云拂过旧时窗台，听碧波轻述往日书声，二十年时光，仿佛只在转身之间，却又厚厚地落满了青春的倒影与回响。

王伟同学，还带来了我们1995年毕业时的留影，塑封的边缘已泛黄。这张珍贵的留影，如同一把打开时光之门的钥匙，大家的目光瞬间被牵引了过去。

“兰同学，你当年好瘦哦！”“何同学，你茂密的头发去哪儿了？”这一幕幕对青春印记的“指认”，恰似《同桌的你》里的旋律，虽时隔多年，亦能叩动心弦。

2025年，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因为家中事务缠身，我未能参与，留下缺席的遗憾。

如今，在搬家的尘嚣中与这张毕业留影又一次相遇，我蓦然感受到：那些与你并肩书写过青春的同学们，依然能让你我的心紧紧相连……（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心/香/一/瓣

心上无皱痕

赖永亮

岁月如溪水般静静流淌，不知不觉，我已迈入四十的门槛，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依然喜欢穿背带裤、运动鞋、背双肩包，依然爱哭爱笑爱撒娇。

前几年去赴初中同学的聚会，二十多年的光阴倏忽而过。一进门，老同学们便纷纷围拢，眼神里盛满了惊奇：“亮亮，你是吃了防腐剂吗？看着咋还像二十多！”我笑着，心底却悄悄爬上一丝不安：莫非，这身装扮当真成了时光里的“错位者”？

这“错位”的戏码，在我身上演过好几回了。初到棠香小学报到那年，新同事热情地拍我肩膀：“刚毕业的大学生吧？”我含糊地应着，没好意思说自个儿已是三十六岁的“老教师”。加入区作协时，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师姐，亲热地唤我“小妹妹”。我臊得慌，坦白道：“姐，我快四十啦。”她眼睛瞪得溜圆：“哎哟，还以为你二十出头呢！”后来，我买了时兴的蝴蝶结压发戴在头上，姐姐对侄儿笑道：“瞧你小姨，背上书包，活脱脱一个高中生！”

那年秋天，我的一篇小文得了“香国之魅文学奖”，上台发言时，我手心微潮。刚下台，作协郭主席便笑着拉住我：“刚才黄主席问我，发言那姑娘是哪个学校的学生？讲得不错！”

后来结识新朋友，我索性主动“交代”：“我呀，早过了四十啦。”对方往往笑弯了腰：“哪有女人自己报年龄的？这可是秘密！”我唯有苦笑。

那天对着镜子，看着里面那张娃娃脸，我忍不住问先生：“你说……都这把年纪了，是不是该把这背带裤、双肩包都压箱底？明天你陪我去商场，挑几件成熟稳重的衣裳，再加双高跟鞋，咱们也试试走知性优雅路线？”

他放下手里的书，把我从头到脚细细看了一遍，哈哈大笑起来：“傻不傻？你就是这个活泼单纯的性子，穿成这样才像你！硬要拗出个知性优雅来，那能像吗？”他敛了笑，目光柔软地看着我：“老婆，年轻是福气！别人看你年轻，不只是因为这张娃娃脸、这娇小的身段、这活泼的打扮，更因为你心里头还冒着嫩芽儿呢——单纯善良，向上好学，把日子过得像刚出锅的馒头一样喧腾腾，看什么都是暖暖和和的。”他顿了顿，语气认真得像在念一句箴言：“心里没褶子，活到八十岁，你照样年轻！”

这话像把钥匙，打开了我心头的结。如今我依然穿着我的背带裤，背着双肩包，脚步轻快地去上班、买菜、会朋友。照镜子，眼角添了细纹，但那双眼睛里的纯净与光亮，分明还是二十岁时的模样。我想，只要心里对生活的好奇和欢喜还在，心上没那岁月的褶子，人自然就舒展，管它年岁几何呢！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诗/绪/纷/飞

夕暮读书欣（外一首）

梁雨

读书取清暇，看文盈心悦。
曦烁里翻页，夕霞中草书。
漾漾字粒间，洒洒笔墨里。
心在书中游，情在文里酣。
文韵润枯萎，赋雅滋夕昏。
书有黄金屋，更有颜如玉。
越读心越敞，越看意更昂。
书里寻静境，文中觅睿智。

江城子·家园浅夏

高天初夏风微微，晨曦灿，朝霞烂。
厚土阡陌，夏韵正嫣然。
牡丹芍药芬芬芳，淑雅秀，溢慧禅。

满城花香盈瑞祥，盈诗韵，漫香妍。
夏日家园，美景不胜览。
更有夕霞映丽影，更娆人，添兴酣。

读/与/思

《匠人传》：不止是手艺

周其伦

蔡晓安的短篇小说集《匠人传》，用13个血肉丰满的短篇、25万字的细腻描摹，于人间烟火处打捞出“非遗”文明的微光，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回溯，也是立足于当下的时代叩问。该小说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字里行间紧紧扎根于生活的肌理，在木工、铁匠、陶匠的凿痕与火色里，还原与打捞出正在逐渐消逝的文明印痕，让乡村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猛烈碰撞，完成了一次对非遗传承的深度叩问，也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注入了非常鲜活的地域人文元素。

《匠人传》跳出了“非遗纪录片”式的刻板叙事，摒弃了将匠人塑造成“技艺容器”的固化思维，让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回归到既有生活褶皱又有情感波澜的“人”的范畴。

比如《双面雕》中的覃树根，做了一辈子木匠，双手布满老茧，心里却揣着对手艺的敬畏。当某小学请他去上“非遗”课，他以为手艺终于有了传承的希望，突然面临领导与老师对“双面雕”的觊觎，让这份喜悦立马蒙上阴影。蔡晓安没有将覃树根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守艺圣人”，而是细腻地刻画出他心理的

变化：从最初的“喜滋滋”到夜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再到最终趁着雨夜“自盗”作品的无奈。看似荒诞的举动，却坚定地隐藏着一个老匠人最后的倔强。在他心里，双面雕不是讨好权贵的藏品，而是他耗尽半生心力守护的“孩子”，是手艺尊严的最后防线。作品通过对主人公攥着雕刀的手、盯着作品的眼神，让这份坚守变得可感可知。

《八两秤》则通过刘秤砣父子的内心挣扎，让“秤平斗满”的行业规矩在人性考验中有了新意：有人为阻止女儿减肥改“轻秤”，有人为帮扶他人又不伤其自尊要改“重秤”。蔡晓安紧紧地聚焦于刘秤砣父子的志忑。一把锉刀的迟疑，道尽了传统匠人在伦理与人情间的两难。这些复杂的人性细节描摹，让“八两秤”成为映照人心的一面镜子，刻画出刘秤砣父子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寻找平衡的普通人心态。

《从泥到陶》里的陶师傅，将传统陶艺与儿童兴趣相结合，一个“儿童陶艺体验”的设想让陶师傅非常沉醉。蔡晓安没有将这个转变写得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细致的描写，将陶师傅在调配彩色陶土、教孩子捏坯的过程，用非常令人陶醉的语调徐徐道来。这种“旧手艺新用法”的突围，再次证明“匠人”的生命力不在于“守旧”，而在于要找到与当下生活的连接点。

匠人形象深深地植根于重庆市云阳县的地域文化土壤，让非遗技艺传承与长江流域的文化特质水乳交融。

《铁匠与古镇》里的吴志强，他对铁匠铺的执念与云阳的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吴志强也不是不想搬到新县城，他只是觉得自己就是个铁匠，在新县城，到哪儿去找个合适的地方做铁匠铺呢？在他看来，铁器也不是普通工具，而是人们生活记忆的载体。吴志强守护的不仅是一间铺子，更是人们对古镇的文化记忆。

在《匠人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蔡晓安“在场”的写作姿态。他没有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匠人，而是深入到他们的日常中，用平实的笔触还原喜怒哀乐。重新唤起我们对手艺人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于匠人烟火处打捞文明微光，于平凡故事中传递文化力量，这便是小说集《匠人传》传达给我们的最动人的信念。它提醒着我们，那些正在消逝的老手艺、老匠人，也是我们文化根脉的所在。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传承它们，也就是为长江文化的延续，注入最坚实、最温暖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